

红牌 前世今生

足球运动的发明创造中,红牌是少数在现实生活中具备普遍意义、能让大家都懂的事物。足球场上的红牌意味着驱逐,将其带入生活,则意味着禁止或停止。红牌的从无到有,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贝克汉姆和齐达内制造了世界杯历史上最著名的两张红牌。

国际足坛红牌趣事



◎第一张红牌

1974年德国世界杯,联邦德国对阵智利,智利队7号卡斯切里因为对对方球员恶劣犯规,被当值主裁判直接红牌请出赛场,这位效力于科洛科洛的球星也不幸成为红牌应用于规则的第一个牺牲品,联邦德国最终利用人数优势1:0小胜。

◎单场红牌数之最

2011年阿根廷第四级别联赛中,当值主裁判达米安卢比诺将参赛两队的球员全都红牌罚出,他还向双方所有替补球员与教练出示了红牌,所有红牌相加竟达36张之多。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怪事,原因就是两队球员在场上大打出手。事后阿根廷足协确认,这场比赛共有36人从达米安卢比诺那里领到红牌。

◎世界杯决赛两次被罚下

历史上只有两名球员在世界杯决赛阶段两次被罚下,一个是喀麦隆后卫里戈贝尔·宋(1994和1998),另一个是齐达内(1998和2006)。

◎主裁亮红牌将自己罚下

2012年9月23日凌晨,英超维甘队主场对富勒姆队的比赛中出现了轻松搞笑的一幕,主裁判李·普罗伯特在和队员相撞后受伤倒地,接受治疗时他出示红牌把自己罚下,紧张的比赛气氛霎时变得轻松。

◎代表三支球队染红

帕特里克·维埃拉是欧冠历史上第一位代表三支不同球队吃过红牌的球员,阿森纳、尤文图斯和国际米兰都见证了法国中场的染红时刻。

◎国际大赛红牌之王

法国国家队历史上参加过5次国际大赛决赛(世界杯和欧洲杯),其中3次有球员被红牌罚下,只能以10人完场,分别是1984年欧洲杯(伊冯·勒鲁),1998年世界杯(德塞利)和2006年世界杯(齐达内)。

◎欧冠历史红牌之王

伊布拉希莫维奇曾4次在欧洲冠军联赛中被罚下(巴黎2次,尤文图斯和国际米兰各1次),与昔日荷兰国脚中场埃德加·戴维斯并列欧冠历史吃红牌次数最多。

◎出场400次从未染红

2011年退役的法国中场弗雷德里克·达罗沙职业生涯15年效力过南特、布洛涅和卡克福3支球队,此君法甲总共出场412次,从未吃过红牌!另外一名法甲出场超过400次从未染红的球员,是名将卢多维奇·久利。

综合

红牌之前

裁判手臂平举示意离场

把一只皮球放在街角,总会有人上去踢一脚;把一张红牌放在办公室或者酒吧一角,访客会非常郑重地拿起它,或礼貌地结束一次没有结局的对话,或警告酒吧招待没有将他的酒杯斟满。

作为一种说“不”的表达方式,红牌早已成为通用术语,在日常生活中也具有明确指示意。它出现在各种广告、标语、海报中,2010年法国阿贝·皮埃尔基金会为住房简陋拥挤的人们呐喊,请来了前法国球星坎托纳做代言。由“曼联国王”举起红牌,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2001年上映的一部名为《劣等阵容》的电影,被法国人取了一个更直接的名字《红牌》。这部影片由前温布尔登著名坏小子维尼·琼斯参演,讲述的是主人公在监狱里训练一支由警察组成的半职业球队的故事。

还有一部电影叫《黄牌》,改编自小说家尼克·霍恩比的小说《极度狂热》,此君是狂热的阿森纳球迷。

现代足球运动已有上百年历史,红牌的年龄却只有50多岁。1970年世界杯首次引入红牌制度,但首届赛事没有用上。和它诞生的过程一样令人惊奇的,是在它出现之前所发生的故事。

将一名行为举止过分的球员赶出赛场,早在1887年就被写入了足球规则。在裁判的口袋里还没有红黄牌那个年代,他们会手臂平举,示意被处罚的对象马上离场。

红牌没有更早产生,可不是因为最先开始踢球的那些先驱们很乖。1930年,秘鲁人普拉西多·加林多(对罗马尼亚)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名被请出场的足球裁判员。

如今,裁判出牌的那套程序已经有所改进。长久以来,裁判把手伸向口袋那一刻也充满了悬念:他有时会把两种颜色的牌一起掏出来,有时会将口袋里的东西散落一地(除了红黄牌,还有记录本)——人们只有等他一一拾起,把其中一张高高举过头顶,才能知道他最终的决定。

慢慢地,统一取代了含混:裁判如果把手伸向自己胸前的口袋,就意味着黄牌;如果伸向短裤后的口袋,那就是红牌。如果是同一名球员吃到第二张黄牌,裁判就会把上述两个动作连续做出来。

红牌产生

等红灯得来的灵感

到了上世纪60年代,阿根廷一些球队屡屡在裁判做出“OUT”的判罚后闹事,只用手势,没有明确颜色和标识表明处罚结果的局限开始显现出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肯·阿斯顿的人出现了。他曾是英国驻印度军队的中校,后来成为足球裁判,还是教授和法官,他的一生都在为规则和大英帝国服务。

阿斯顿的一生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1946年,他成为英格兰第一名身着黑衣的裁判,当时其他裁判只是在白衬衫外面套一件粗呢布外套;一年后,他又有了新点子,给边裁配备彩色小旗,以便在浓雾中可以清晰地看见判罚。

阿斯顿曾执法过1962年世界杯智利对意大利的比赛,那场智利2:0获胜的“名局”有个更响亮的称呼——“圣地亚哥之战”。

阿斯顿在开赛仅8分钟就将意大利人费里尼罚下,结果后者拒绝离场,导致比赛中断10分钟,直到智利警察介入才把他赶出去。后来警察又数次冲入球场,应对双方球员的群殴。是役意大利队以9人完赛,阿斯顿先生开始思考另一种解决办法。

红黄牌诞生的传奇背后,有两个相近的故事。一个是阿斯顿从智利回来后做出了决定,还有一种说法是4年后英格兰对阿根廷的比赛中,阿根廷人拉廷拒绝离场,还示意听不懂德国裁判克赖特莱茵的意思,要求翻译进场。

1966年世界杯上出现了另一件趣事:英格兰后卫杰克·查尔顿打电话给裁判委员会,询问自己是否在此之前一晚的比赛中受到了警告……

不管故事版本有何不同,“顿悟”那一刻,确实出现在1966年。阿斯顿先生离开温布利,前往英足总总部所在地兰卡斯街,途中在肯星顿路口等红灯……当黄灯转为红灯时,灵感迸发出来了。“必须给裁判配红黄牌。”当晚回到家中,阿斯顿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海德。5分钟后,阿斯顿太太拿出了自己亲手剪裁的红黄牌,以便丈夫装进口袋。

接下来,阿斯顿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想法告诉国际足联。当时他是该组织的裁判负责人,这个妙点子毫无疑问会被接纳,因为他与1961年至1974年间担任国际足联“Boss”的斯坦利·罗斯爵士非常熟。

红牌运用

1987年开始全球推广

前面说了,1970世界杯红牌一直呆在裁判的口袋里,没有出来见光,4年后的西德世界杯,它才终于向全世界介绍了一下自己。土耳其裁判巴巴詹将智利人卡洛斯·卡塞利罚下,因为后者狠狠地踢了德国人福格茨的屁股。

对卡塞利来说,红色有着非凡的意义。世界杯前,卡塞利系着一条鲜红色的领带与国家领导人皮诺切特将军见面,当时他一直把双手放在背后,拒绝握手,以抗议这位独裁者的血腥暴行——皮诺切特政府曾逮捕和折磨过卡塞利的母亲。

红牌出现后,各国联赛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引入了这个规则。法国是在1972年,英格兰在1976年,但只持续了一段时间。1980年,由于球场内外暴力事件频发,英足总认为红黄牌可能让裁判变成球迷暴力的目标。直到1987年,国际足球理事会才迫使英格兰重新采用红黄牌,也正式规定全球范围内都使用这一规则。

红黄牌的发明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球场上的艺术家?这种理论也是站不住脚的。改变判罚尺度的是裁判本身,而不是红黄牌。1982年世界杯,红黄牌已经存在,但意大利对阿根廷的比赛中,詹蒂莱防守年轻的马拉多纳时无所不用其极,却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红和黄本是非常亮丽、醒目的颜色,但对于比赛本身而言,红牌就是暴力。1959年法国对保加利亚的一场友谊赛中,一年前瑞典世界杯上大放异彩的方丹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被罚下的法国球员。

世界杯历史上最著名的红牌,恐怕属于2006年世界杯决赛中的齐达内;前法国队主帅勒梅尔,当年踢球时(1970年对比利时)因为一次常见的铲球而得到红牌,能言善辩的他每次谈起那个判罚都能唠上一个小时。

轻率地出示红牌,对比赛来说是一种风险,即使目的是为了保护球员。对于裁判来说,每场比赛都是考验,考验他的心理抗压能力和对执法工作的热爱。一名裁判告诉笔者,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每次执法都会在脖子上挂一个小吊坠,上面有红色和黄色两只小哨子,这是一种自我排解压力的方法。

红牌影响

欧冠世界杯塑造经典

红牌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比赛乐趣的结束。因为这会彻底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教练预定的战术只能宣告破产,尤其是在比赛初始就出现红牌。只要这种情况出现,比赛几乎就会变成半场攻防演练,十次里面只有一次不会对比赛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当然,极个别情况下,判罚不公导致双方力量对比失衡,也能创造伟大的比赛——比如2014-2015赛季巴黎圣日耳曼对切尔西的欧冠1/8决赛次回合,伊布在斯坦福桥冤枉地被罚下,但法国球队依然强势晋级。

占据优势而未能取胜的一方有时会找借口,说“多打一人并不一定是好事”。这倒未必因为少人的一方个个奋勇,弥补了人数劣势,而是他们彻底放弃了进攻。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2009-2010欧冠半决赛,蒂亚戈·莫塔早早被罚下后,穆里尼奥的国际米兰全面收缩防守,“狂人”甚至安排埃托奥最后时刻踢左后卫。

法国队是世界杯决赛历史上第一个只有10人完场的获胜者,1998年那场决赛德塞利在第67分钟吃到红牌,但当时他的球队已经2:0领先。是役高卢军团防守组织得当,巴西人始终没能利用人数优势打开缺口。整个下半场,雅凯的球队只获得了3次机会,并由珀蒂打入锁定胜局的进球。

不久前,担任国际足联技术发展负责人的范巴斯滕表示,应该引入短时罚下的规则。

这项规则此前在一些青少年赛事和低级别联赛中经过了测试,尤其是英格兰;这更多是像橄榄球那样,对犯规球员采取即时处罚,而不是红黄牌这样还能让受罚方的下一个对手获益。

而当我们看到这一幕时,都应该感谢肯·阿斯顿先生。

据《体坛周报》

